

铁血丹青

《冀鲁春秋》第三部

郭明伦 张重天 著



BK3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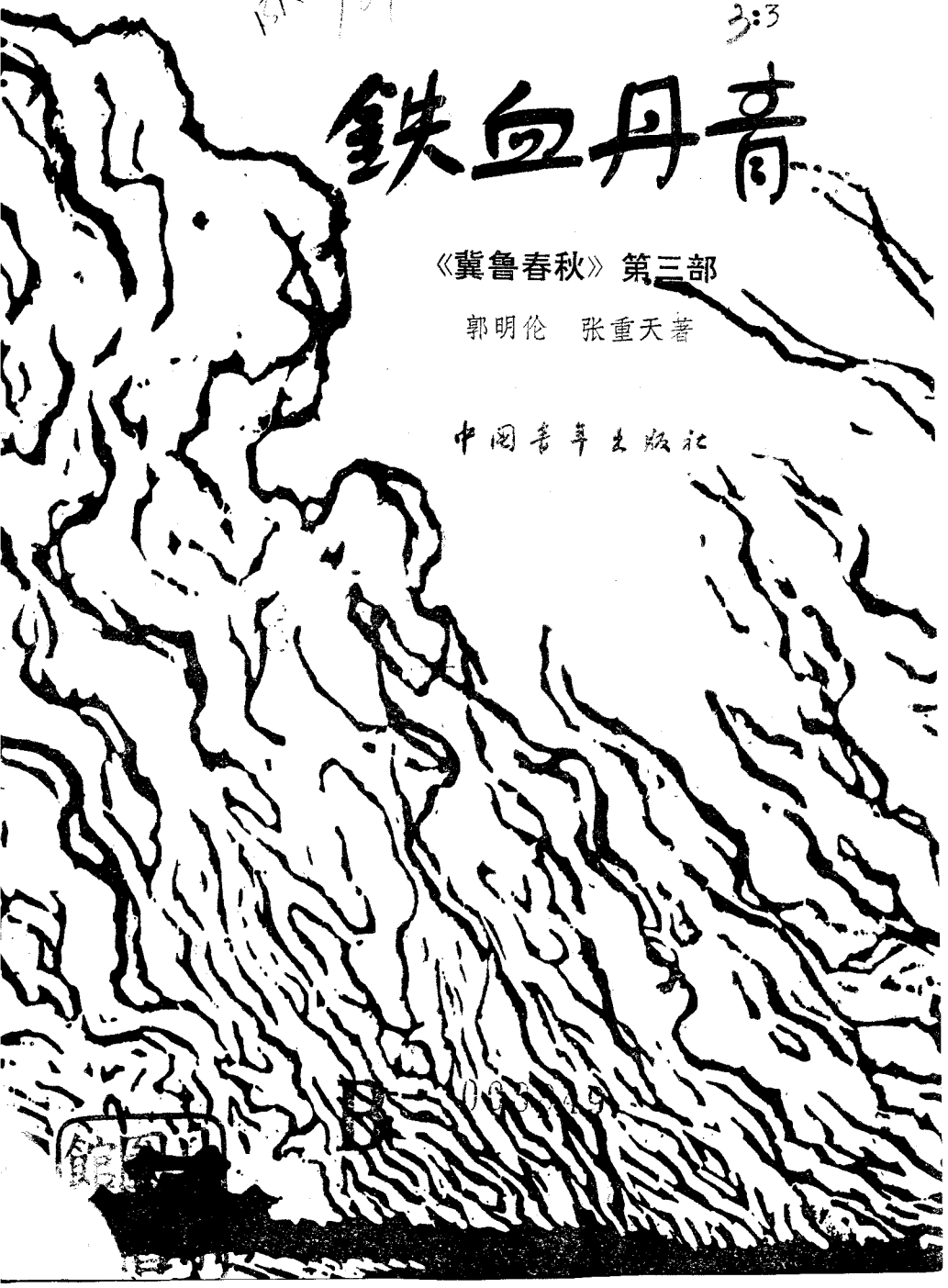
I247.5
377
3:3

鉄血丹青

《冀魯春秋》第三部

郭明伦 张重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题字：舒 同
插图：林 军

铁 血 丹 青

郭明伦 张重天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6.75印张 2插页 360千字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00册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铁血丹青》是《冀鲁春秋》的续集，这部作品的中心环节是河阳大战。围绕着这场战斗，揭示出了敌、我、友之间的一场错综复杂、惊险曲折的智勇大搏斗。

河阳事件缘起国民党保安师旅之间的角逐。西霸天张守基原想借助日寇的力量接管重镇河阳，把南霸天赵震东的势力排挤出去；日酋大岛则利用这一事件，以围攻民间抗日团体护乡团作诱饵，妄图钓东进纵队上钩，从而达到围歼抗日军民的目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东进纵队利用各种矛盾，争取了友军，牵制了敌人，各个击破，一举粉碎了敌、伪、顽设下的圈套，使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小说故事曲折、生动、环环紧扣、惊心动魄，保持了《冀鲁春秋》的艺术特色。



第一章

—

朝阳照耀着刘家集附近的田野，高粱晒红米，谷穗缀珍珠，棉桃摇铃，大豆胀荚，一坡的金山银海，展示了一个丰收的年成。讨逆战役的胜利，即将开始的秋收，给人们带来了双重的喜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双手，扭转了鬲津河两岸的乾坤，使这曾经是“五雄逐鹿”的刘家集一带换了人间。

连日来，刘家集一带的群众沉浸在无比的欢欣之中。盐山一战，结束了黄氏宗族对这一带二十年的残酷统治和奴役，广大群众解脱了沉重的枷锁，鼓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and 希望。今天，他们将要面对面地清算黄国权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所犯下的深重罪孽。

东进纵队在龙王庙全歼黄逆残部，生俘黄国权，当众揭露和批判了尹戎章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进一步教育和发动了各界群众之后，转而加强了对盐山城黄逆余部的围困和争取。黄逆余部困守孤城，来援无望，上下军心涣散，内部分崩离析，面对我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和有效的政治攻

势，又迫于我党地下组织在城里发动的群众斗争的压力，眼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开城投降。至此，讨逆战役全面胜利结束。

纵队党委抓紧战后的有利时机，整编了降军，缴获了黄逆的所有军需物资，增强了抗日武装的实力。迅速地建立起了盐山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界抗日团体，乐陵、盐山和沧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在此同时，抗日民主政府、军队和各界群众的代表联合成立了逆产处理委员会，查封和清点了黄逆的全部财产，遵照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六条“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的有关规定，宣布没收汉奸黄国权的全部家产，交当地抗日民主政府经营管理，充作抗日救国经费。对于黄国权的家属给以生活出路，责令他们在政府和群众的监督下，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那些因偿还不起租债卖身和抵押给黄家作奴仆的劳动人民的子女，一律废约遣散回家团聚，并从没收的逆产中拨粮拨款予以救济。对于遭受黄逆严重迫害而致家破人亡的人家，也给以必要的抚恤。这些大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拥护，大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声望，迅速地打开了盐山地区的工作局面。

接着，在乐陵组织了有党政军民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人民法庭，对黄国权进行了审讯。在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人证物证面前，黄逆对长期以来接受日寇的指使和资助，扩张个人实力，残害人民群众，投敌叛国种种罪行一一供认不讳。人民法庭根据这些罪行和各界群众的一致要求，判处黄国权以死刑。今天将在刘家集举行庆祝盐山讨逆战役大捷和公审汉奸黄国权的群众大会，以进一步鼓舞和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战役的军、政成果，把边区抗日救国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刘家集庄园前面的广场上一片忙碌景象，人们连夜搭起了大会主席台，从一清早起又赶着布置会场。宋秀珍也夹在人群中间忙着，同一些宣传队员一起，在会场四周一排排苇箔上张贴揭露黄国权残害群众，投敌叛国罪行的大幅连环画和有关的统计图表。虽然她在忙着，却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不时停下来望着远方，双眉间隐藏着深深的忧虑。

讨逆战役的胜利，使她看到了抗日军民的伟大力量，不能不钦佩姚辉的胆识和才能。为斗争实践所证明了的邢耀宗对待这场斗争的右倾观点，曹魁的失职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在舆论上所遭到的指责，都使她受到相当震动，也产生了深深的不安。而周斌和杨克威在处事上的坚定立场和原则精神，更是使她慑服。所有这些，都迫使她不得不在各方面更加注意检点自己。这场鼓舞人心的讨逆大捷，似乎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却使她在精神上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压抑。

盐山大捷之后，周斌推荐她参加了逆产处理委员会的工作，接着又建议她参加祝捷大会的筹备活动。她意识到这是周斌有意给她一个锻炼的机会，这种信任和鼓励，也曾激起她的好感。但是，她又觉得周斌好象是在有意考验她，让她去认识认识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罪恶和他们的下场，以触动她的灵魂。有话当面讲嘛，何必背地来这一套，这又不能不引起她的反感。其实，她作为一个民运干事，参加这些工作，应该说是她的职责，并不见得是对方别有用心的安排。但是，她又很难完全打消这种疑虑。她也觉得自己似乎是过于敏感和多疑了些，却又认为这些敏感和多疑也不是毫无根据。

就在这时，家里派人送信来，说是宋麟阁病倒了，一连几天卧床不起，肝火挺旺，动不动就发脾气，对前来探视的亲友一概不见，唯独想念着她，要她务必回家看看。这病来得这么快而又

这般蹊跷，不能不引起她的怀疑。她早就听说过，在尹戎章乘兴而来的那段日子里，她的这位二公一反近来“闭门韬晦”之道，大宴宾客，仿佛有一种神奇的活力注入了他那衰老的躯体，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尹戎章一旦败兴而去，这位二公便病倒了。乖巧的宋秀珍当然看得出来，身病未必是真，心病倒是不假。不言而喻，要她回去的目的是要探听东进纵队的动向，擘画应对之策，说不定还要在她和邢耀宗身上下点工夫呢。她一想到宋麟阁上次在邢家说过的那些话，心底就泛起一股恐惧和忧伤的情绪。她犹豫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推说自己工作很忙，实在脱身不开，只好过几天再说，匆匆地把来人打发走了。这件事，她没敢向邢耀宗提起，一直窝在心里。想到这些，她就心烦意乱，焦躁不安。

朝阳的金黄触角刚刚探上庄园的寨楼，隔津河两岸的群众就已经提前吃罢早饭，成群结队地涌到会场上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帮着布置会场，挤在苇箔前面看揭露黄家罪行的连环画，宣传队员们解说着黄家剥削和奴役人民的统计图表。这些暴行，唤起了人们对过去苦难生活的记忆，伤心落泪，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向这个杀人魔王清算这二十年的血债。

远处传来了阵阵战马的嘶鸣，众人抬头望去，几十匹战马沿着乐盐公路向这边驰来。人们看清了来的是姚辉和庄韬、金锐等纵队机关的领导干部，郑涵之和十几位县府官员，方亦鹏和徐光汉等党政负责同志，第一、二支队的领导干部周斌、邢耀宗、杨克威、伍振远、曹魁、马如龙等人也一齐来了。在这个行列里还有刘良和副官长庞百川，赵震东和师爷吴策，以及他们的侍从人员。

为了坚持团结抗战的路线，显示我党的政策和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利用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公开破裂，以有

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纵队向刘良和赵震东发出请帖，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庆祝盐山讨逆大捷的活动。黄国权的复灭使刘良和赵震东受到极大震动，他们急欲了解东进纵队在盐山大捷之后的动向，实际上是以一个战败者的身份来参加对手的祝捷活动，这在他们来说，既非所愿而又难堪，但又舍不得放弃这个窥视动向的机会。老奸巨猾的赵震东正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改善同东进纵队的关系，急于邀功的刘良则又有着自己的打算，个人利害逼得他们顾不上面子，昨天傍晚匆匆地到了乐陵城，今天又和姚辉他们趁着早凉赶到刘家集来。

群众欢呼着迎上前去，把姚辉等人围了起来。姚辉亲切地和大伙儿打着招呼，回答着人们的问候和各种询问。那位曾经被卜知礼抢去女儿嫁妆的老大娘费劲地挤上来，笑咪咪地向姚辉问好。姚辉亲切地问她女儿出嫁后日子过得可好？老大娘笑逐颜开地告诉姚辉：女儿厚道，手脚又勤快，在公婆面前很有脸，小两口也挺和顺，跟邻居里舍相处得也都莫逆。女儿一过门就碰上了减租减息的好年景，再也用不着吃了上顿愁下顿了，这都是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洪福。老大娘心里痛快，打开了话匣子，一下子收不住，连女儿有喜的事都告诉了姚辉。众人被大娘欢乐的情绪所感染，都止不住笑了起来，使得大娘很不好意思。刘良和赵震东站在一边看着这派军民一家的欢乐情景发呆，除了邢耀宗应酬他们外，谁也没答理他们，群众还不时地向这边投射过来隐含敌意的目光，他们觉得非常无趣。姚辉看见他们很尴尬，便招呼大家到庄园里去歇息。

众人来到庄园客厅，按宾主席次各自就座，招待人员送来烟茶。同样是这座巍峨雄踞的城堡，同样是这所宽敞明亮的客厅，但是对于刘良、赵震东和他们的幕僚来说，却是今非昔比，真是别具一番滋味，此情此景，激起了一种触景神伤的感觉。庞百

川和吴策对望了一眼，又迅速移开了各自的暗淡目光。两个多月以前，他们还曾经和这座城堡的旧主在这里共同策划过围攻东进纵队的计谋。曾几何时，当时的座上主变成了如今的阶下囚，而且就要暴尸在这座曾被自己誉为创业南进的桥头堡之前。虽说世情变化无常，但也万万想不到竟会如此之快地遵循着这样一条严酷的逻辑而告终局。

赵震东呷了口茶，定了定神，望着姚辉逢迎地说：

“纵队这次兴兵讨逆，出奇制胜，一战而定盐山大局，免除了鲁北冀南一方生灵涂炭，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功德，实在可喜可贺。”

“是呀，”吴策顺着主子的口气，假意恭维，“黄国权拥兵三千，坐镇冀南，父子俩作威作福了几十年，哪一个不是侧目而视？想不到转瞬之间就落了个三千兵将解甲覆灭。姚司令的卓越指挥艺术，纵队将士的英勇善战，着实令人佩服。”

姚辉淡淡一笑，安详地说道：

“黄国权之所以垮得这样快，首先是他选择了一条绝路，反共投降在人民当中是通不过的，不要说群众反对，连他的部下，很多人也不愿意跟他走，一旦众叛亲离，自然只能身败名裂。另外，这次胜利主要是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就拿沧盐公路阻击战来说吧，要是没有广大群众的踊跃参战，只有回民大队，那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鬼子的。革命的行动，抗日的行动，首先是群众的行动，任何个人都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庞百川隐含嘲讽地接茬说：

“这也可见纵队役使民众有方呀。”

“话不能这样说。”方亦鹏大义凛然地反驳，“抗日救国，讨逆保家，这是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自觉要求，乡亲们连身家性命都不顾，争先恐后还怕赶不上趟，是用不着谁来强迫和役使他们

的。”

庞百川讨了个没趣，赶紧避开了方亦鹏的凛然目光，视线却又同马如龙投射过来的炯炯眼神相触。马如龙严正地说：

“这也难怪，俗话说得好，读哪家书解哪家字，庞副官长要是亲眼看到沧盐公路的阻击情形，说这话的时候恐怕就得掂量掂量了。”

庞百川哑口无言，尴尬地擦火柴去点烟。

听到这些针锋相对的谈论，郑涵之感慨地说：

“古语说：民不可侮。过去在口头上也常讲讲，今天看来，那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并没有认识到它的真正涵义。近半年来乐陵局势的变化，使我感受最深刻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刘良见姚辉等人一再宣传群众的力量，已有几分不耐烦，眼见庞百川又遭到方亦鹏和马如龙的驳斥，弄得很尴尬，更加不痛快；郑涵之偏偏又来帮腔，实在按捺不住火气，不禁冲口而出：

“郑县长跟乐陵的老百姓是前世有缘呐，听说尹主席要提拔您当省府秘书长，也被老百姓挡了驾。看样子，郑县长要在乐陵安家落户啦。”

郑涵之听出了刘良话中有话，触动了已往的郁愤，接口回击道：

“能跟民众结缘倒是桩大好事。至于挡驾一说，其中的实际情形，我想刘司令也不会毫无所知吧？”

刘良顿时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周斌早就推测到了赵震东和刘良的真实来意，刚才赵震东和吴策一唱一和，曲意奉承，明显地流露出了疏通和修好的意思。刘良一提到尹戎章，赵震东眉耸目瞬，急于把谈话引入正题，便闪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微笑着说道：

“刘司令好象是说到正题上来了。”果然，赵震东立即插上来

说：“尹主席这次来到鲁北，有失于意气之争，伤了彼此的和气，使得大家很不愉快。对于这件事，刘司令和敝人都觉得非常抱歉，姚司令和诸位一定能体谅我们的处境。”

“是呀，”庞百川赶紧接上来说，“这也怪我们谏劝不力，应当引咎自责，刘司令为此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姚辉义正词严地说道：

“赵司令和庞副官长既然都提到了这件事情，那就不妨直说。尹戎章主席不以团结抗战为重，不惜制造武力磨擦，这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愿望的行为，我们不能不予以坚决抵制。我们跟尹戎章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能说这是意气之争。这次事件的实质，应该看成是团结抗战与反共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同破坏这条路线的行为作斗争，不论他是什么人，也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这次事件当中，二位司令保持中立，我们表示欢迎。对于那些蓄意制造分裂，先放第一枪的人，我们也决不毫无原则地同他委曲求全。”

“姚司令想必指的是张守基司令。”赵震东叹口气说，“其实，张司令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呀。”

“赵司令是想给张司令讲情吗？”邢耀宗缓冲地插了一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震东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张司令对自己的鲁莽行动非常后悔，只是没有适当机会向姚司令表达自己的苦衷。姚司令若能不咎既往，彼此言归于好，对于鲁北的团结抗战大局是大有好处的。”

“共产党八路军决不首先自绝于人。”姚辉干脆地说，“张司令倘能真的认识错误，又能在行动上表现出诚意，我们同样表示欢迎。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提，大家团结一起，共同坚持鲁北的抗战。我们感谢赵司令的这番好意，烦请代向张司令转达我们的

愿望。”

“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姚司令的宏量大度，着实令人钦敬。”赵震东满脸堆笑连声答应，又试探地问道，“这次盐山大捷，除掉了黄国权这个祸害，给鲁北内地筑起了一道屏障，对于稳定鲁北局面有很大作用。擘画当前，展望未来，敢问姚司令对鲁北今后的局势有些什么看法？”

刘良和庞百川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姚辉。

姚辉迎着众人的目光，沉静地说道：

“盐山的解放，对于鲁北冀南的局面可以起到一些稳定作用，但这只能是暂时的，怕是维持不了多久。目前鬼子正在猛攻武汉，企图把津浦、陇海和平汉这三条干线联结在一起。从现有态势上看，鬼子不攻占武汉是不会甘心的。在此同时，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敌后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正在不断向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随着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敌人迟早会认识到真正的对手是敌后的抗日军民。可以预料，他们一旦在正面战场上腾出手来，这种围攻必定会继续加强。冀南鲁北是平津的南方门户，直接威胁到华北敌人的心脏，他们对这个地区是不会放松的。德州的鬼子也会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窥伺机会卷土重来。眼前临近秋收，青纱帐一倒，正是敌人活动的好时机，应该做好反扫荡的各种准备。我们不能因为一场小胜就大意松懈下来，事到临头张惶失措，那是要吃大亏的。”

“姚司令所见极当。”庞百川连连点头，接着又问，“面对这种局势，敢请姚司令将纵队的方针大计见告，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彼此也好配合。”

“多承庞副官长关照。若说有什么方针大计，那也只有一条，就是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姚辉看出了庞百川等人的不满足神情里还隐藏几分戒心，便又接着说，“大家都知道，发动和武

装群众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决不会侵害到各路友军的权益，这一点诸位可以放心。”

“姚司令真是爽快，”赵震东赶紧接过话茬，“我们知道姚司令一向是说话算数的。”

姚辉也接上来说：

“在抗日民主政权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策和改革，希望也能得到诸位的赞助。”

“那当然不成问题。”赵震东应声说道，“我是一向赞同贵党贵军所推行的各项进步措施的。”

方亦鹏插话：

“我们一向相信赵司令的开明。秋收过后又要开展减租减息，这么说来，赵司令在乐陵境内的土地是决定按照这个章程办理的了。”

赵震东先是一愣，接着就大笑起来：

“照办，完全照办。方主任真是盯得紧哪。”

姚辉微笑着说：

“这不过是顺便打个招呼，我们知道赵司令也是说话算数的。”

“对于抗日救国的大事说话不算数，不仅祸国殃民，到头来也害了自己。”郑涵之感慨地说，“黄国权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两个多月以前，姚司令就曾当面劝告过他，在当前民族解放战争的大风大浪里，要认清大势，把稳舵柄，急流勇进，不要被手下人所误。当时，他表示接受姚司令的忠告。我们了解黄国权和鬼子的关系，老实说对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但是，总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时代的潮流，正视觉醒了的人民的力量，有所醒悟，不要自投绝路。可是，他不听别人的忠告，说话不算数，一意孤行，如今落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这只能说

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丝毫怪不得别人。”

“郑县长这番话大有深意。”姚辉恳切地说，“当前民族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在显示出自己的伟大力量。这种形势必然会引起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大分化，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志，跟随历史前进呢，还是违背时代潮流和人民意志，自取灭亡？这是每个人都面临的严重问题。可以预见得到，随着未来斗争的更加残酷，外敌内奸的挑拨离间，悲观情绪和妥协论的影响，每个人的民族立场和政治态度都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坚持不渝地奉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论斗争多么艰险残酷，都决心同全国人民和各路友军一道，坚持抗战到底，决不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希望各路友军也能同样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任何违背人民意志，背信弃义的分裂挑衅行为，也将坚决予以还击，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说话算数的。我说这番话，丝毫没有影射和教训哪个人的意思，只是借此机会表达我们的真诚愿望。对于诸位远道赶来参加祝捷活动，我代表纵队全体同志再一次表示感谢。”

一席话说得刘良、赵震东等人哑口无言。

这时，徐光汉走进客厅向姚辉请示说，各乡群众都已到齐，是不是按时开会？

姚辉点点头，转向刘良等人说，“请诸位一起参加大会。”

刘良和赵震东都窘住了，他们哪里敢同黄国权照面。这家伙死到临头，对一切都已无所顾忌，很有可能在大会上把原先的密谋一古脑儿倒将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怎么下得了台。

马如龙见刘良等人怔着不说话，笑笑说：

“诸位还有什么顾虑吗？”

“哪里，哪里。”赵震东强笑着说，“黄国权投敌叛国，乃是民

族的罪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哪会有什么顾虑。只是考虑到在这次讨逆当中，我们没能出兵相助，已是愧对纵队将士和各界乡亲，再坐到主席台上去，岂不更加汗颜。”

姚辉理解赵震东等人的心情，代为开脱说：

“这也可见诸位严于责己的精神。既然觉得不便，那也无须勉强，请在这里休息稍待，会后再作从容长谈。”

赵震东、刘良连声答应，如释重负般地偷偷吁了一口长气。

众人跟随姚辉走出客厅。

客厅里顿时冷了场，赵震东等人默默相对，一时谁也说不出的话来。半晌，刘良用力将半支香烟攒在地上，愤愤地啐了口唾沫：

“他妈的，想不到讨了这么场没趣。”

“这也是料得到的，难道还指望人家往我们脸上贴金？”赵震东叹了口气，沉吟地说，“不过，姚辉有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倒是值得想一想的。”

刘良瞪了赵震东一眼，气呼呼地说：

“你怎么把过错都推在尹主席身上？”

“要看到我们的处境，眼下是瞧着别人脸色说话的时候，不推给尹主席又推给谁？”赵震东直盯着刘良，“老弟，你我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

刘良又憋住了，焦躁地搔抓着头顶的脑袋。这时，号角连声，锣鼓喧天，鞭炮轰响，阵阵的欢呼和歌声此起彼伏，祝捷大会开始了。刘良等人象被蝎子螫着似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把惶恐的目光投向厅外。过了一阵，喧腾的声浪渐渐平息下去，他们才吁了口气，默默地坐回原位，谁都希望对方宽慰一下自己，然而谁也说不出口宽慰对方的话，只是闷着头抽烟喝茶，强熬着这个难过的时刻。